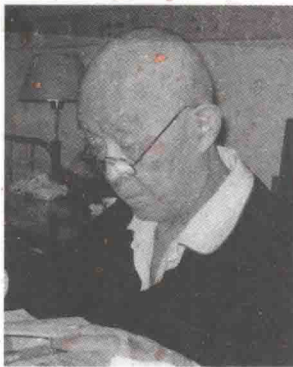


傳統文化與國學



民國的 那些先生

李義林 著



傳統文化與國學



民國的

那些先生

李義林 著

電子工業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BEIJING

内 容 简 介

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曾经有那样一批不失“硬朗”，而又“好玩”、“有趣”的人。他们个性或迂或痴或狂，但内里全不失风骨、风趣或风雅，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读着他们，我们感到恍若隔世；抚摸历史，我们常常浩叹不已。他们就是“民国的那些先生”。他们有着与今天的学人迥然不同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这些人的思想、学识、情操、气节、志趣等，直到今天仍然深深地影响着我们。

季老作为与他们同一时代的人，以自己独立的判断和诗一般优美的笔触，唤醒一段正在消逝的历史，让那些已经模糊的身影清晰可辨。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的那些先生 / 季羨林著.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5.10

（传统文化与国学）

ISBN 978-7-121-26216-6

I. ①民… II. ①季…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19352号

总 策 划：刘九如

责任编辑：张 毅 特约编辑：王佩芬

印 刷：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装 订：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173信箱 邮编：100036

开 本：720×1000 1/16 印张：23.5 字数：294千字

版 次：2015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55.00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联系及邮购电话：（010）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zits@phei.com.cn，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dbqq@phei.com.cn。

服务热线：（010）88258888。

丛书出版说明

品味大师的博学与精髓，是一种至高的享受和荣耀。经过认真的选择和细心的编审，我们以赤诚景仰之心，向广大读者奉上国学大师季羨林先生的《传统文化与国学》丛书。

季羨林先生出生于1911年，山东聊城市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他是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先生足迹踏遍瀛寰，一生寄情于文化，融贯东西，汇通中外。先生为人，朴实无华，无论是与之交流，还是阅读他的文字，都让人如沐春风，感悟通透。

季羨林先生学问博大精深，著述勤勉恒久，作品风贍多姿；同时，大师与20世纪共始终，经历了两个世纪的交接。明年是先生诞辰105周年，我社非常荣幸地得到季羨林先生之子季承先生的全力支持，季承先生无偿提供大师的手稿原件、印章及照片，其中很多是首次公开。我们以无比景仰的心态，从季老诸多的著作和手稿中精心择选出部分精品文章，以“传统文化与国学”为主线汇编成册，谨以此套丛书向季羨林先生诞生105周年献礼。

《传统文化与国学》丛书共为四册，分别为《传统文化之美》《民国的那些先生》《已逝去的年代》和《中国人与中国文明》。这套书提供给读者一个看人看世界的崭新视角，字里行间蕴涵着博大情怀和深刻思考，对现今追求金钱和物质的社会是一剂清醒剂，唤醒国

人去寻觅自身与社会的风骨和气节。

第一册《传统文化之美》，主要辑录季羨林先生的体悟与沉思，展现国学大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与地位提出的新鲜、独特而高屋建瓴的精辟论点，不仅激发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怀旧之情，还将勾起我们心中家国合一的文化情怀。读者从季老的体悟与沉思里，可以更加清晰地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东方文化的深厚底蕴，从而促使我们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坚持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强化文化认同，树立文化自信。

第二册《民国的那些先生》，主要收集季羨林先生与各界名流的交往及对同时代贤达的评点，展示了那个时代一批不失“硬朗”，而又“好玩”“有趣”的人。他们的个性或迂或痴或狂，但内里全不失风骨、风趣或风雅，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读着他们，我们感觉到恍若隔世；触摸历史，我们常常浩叹不已。他们就是“民国的那些先生”，他们有着与今天的学人迥然不同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

第三册《已逝去的年代》，是季羨林先生用真实、质朴的笔触，重述自己的多彩人生之路，展现其一生的奋斗经历和内心情感世界。这既是一部纪实自传和成长史，又折射出大师对那个时代独特的评判，如同色彩斑斓的幻灯片，从大师的镜子里反射出20世纪上半叶的社会现实。

第四册《中国人与中国文明》，主要编录了季羨林先生对中国文明发展的系列思索，紧密契合当下中华崛起、文化复兴等热点话题，探讨何为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国精神。从中国文人的民族气节、普通中国人的习惯与特性、中国文明的理解与传承等角度，来阐述、探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所在。

在丛书编纂和审校过程中，我们遵照季承先生的嘱托，力求保持作品最初发表及修正定稿时的原貌，又注意根据现行语言文字规范要求订正少许文字与标点。某些字词（包括一些异形词）、标点的使用等情况，依据“保留不同时期风貌”的原则，我们未做改动与统一，尽力做到大致不差。

限于学养和编校水平，丛书中难免存在差错与遗憾，期望得到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正。

电子工业出版社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工业和信息化部主管的大型出版企业，目前我国图书出版领域排名前列的综合出版大社之一；我社在计算机、互联网等科技出版赢得领先地位的同时，最近10年深入社科大众图书出版，也建立起了较强的影响力，近期出版的《贝聿铭全集》《万物运转的秘密》《万万没想到》《京杭大运河》等图书分别获得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国家文津图书奖、中国好书奖等奖项。衷心期待《传统文化与国学》丛书能得到读者的厚爱。

刘九如

电子工业出版社总编辑





上海迁京 中国 放大



全國印度文學研究會成立大會合影 一九八二年九月







记周培源先生

季羨林

如果论辈分，周培源先生应该算是我的老师。论话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是，我于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当时周先生是清华教授。但是，我学的是西语文学系，而周先生则是物理教授，并无任何接触。只是有时在校园里林荫路上看到周先生伛偻走过而已。当时教授在社会上地位较高，待遇优厚，而且还可以住，还可以学。在我们青年学生眼中，望之如神仙中人。

一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清华理科归入北大，周先生自国外归来，参加了北大的工作。间有机会同他一起开会。但均然由于行止不同，而从未过从。我对周先生的了解同二十多年前相比，增加得微乎其微。不过，从他的言谈举止中，从别人对他的评说中，我渐渐发现，周先生确实是一个很有个性，很有骨气，很有正义感，能明辨大是大非的人，一个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人。

我真正认识周先生是在一个非常不正常的情况下，是在十年浩劫中。浩劫开始时一阵混乱过后，“群众组织”逐渐合并成两大派，这与全国形势是完全相适应的。两大派一个叫所谓“天派”，一个叫所谓“地派”。北大的两

大派的名字是“新北大公社”(天)和“井冈山”(地)。从整个运动过程来看，这两大派都搞打砸抢，都乱抓无辜，都压迫真正的群众，真正是难兄难弟，寒木同林，无法评论孰是非优劣。但是从北大的具体情况来看，领导新北大公社的是那一位臭名昭著的“老佛爷”，打出江青的旗号，横行霸道，炙手可热。她掌握了全校的行政财政大权，得意洋洋。我与此人打过多年交道，深知她不学无术，语无伦次，然而却心狠手辣，想要反对她，需要有一点牺牲精神。

我在运动初期不可避免地被打成“反右学才权威”。经过了一阵子的惊涛骇浪，算是平安地过了关。虽然仍然被工作组划在“临界线”上，但毕竟属于人民内部，满可以逍遥自在了。

但我是一个颇爱打坐抱不平的人；虽说做不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程度，有时候也抑制不住自己，惹点小乱子。对于这一位“老佛爷”的所作所为，我觉得很不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其实我也不算懂什么是“革命路线”。我只觉得她对群众的态度不对头。于是我便点“蠢蠢欲动”了。

出乎我的意料，又似乎是在意料之内，周培源先生也挺身而出，而且干脆参加了反“老

佛节”的组织，并且成为领导成员。在这期
间，我一次也没有在私下见过周先生。他为什么
这样做，我毫无所知。只记得北大两大派在
大礼堂（今天的大讲堂）中举行过一次公开的
辩论，两派的领导都坐在讲台上。周先生也俨
然坐在那里，而且还答了言。他的岁数最大，
地位最高，以一个白发盈颠的老人，同一辈后
生坐在一起，颇有点滑稽。然而我心里却是充
满敬意：周先生的一身正气在这里流露得
淋漓尽致。后来，“老佛节”大概^是周先生选择一
位有威望的教授起来反对自己始为不妥。于是
便使某位对周先生大肆攻击。十年浩劫中对立
派已向罗织罪名，密弄刀笔，达到了惊人的程
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周先生当然施出了
全身解数，洒洒^{洒洒}。我
得知，周先生参加^{的组织}竟也^是为周先生立了个小组，
调查他的一生行迹。我当时真感到心里不是滋味。
此事周先生恐怕至今也不知道。我在这里
不想责怪任何人。大家都是在那种被迫下进行
思考，进行活动的。

我呢，我也上了牛劲，终于经过长期的反
复之考虑与抉择，抱着“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的决心，“自己跳了出去”，也参加了那个名“老佛
节”的组织。这一跳不打紧，一跳就跳进了牛
棚，几乎把老命给赔上。

有一天，我被剃平头，剃子（官名叫“监狱人员”）之命，不要我出去参加劳动，要我在棚里等候批斗，不是主角，是“陪斗”，等于旧社会的“陪绑”，是一种十分残酷的刑罚。对于被批斗，尽管我已是“光手”，什么呼口号，喊“打倒”，发言批判，满嘴理论，我能够坐在“喷气式”上置若罔闻；但是，坐“喷气式”，挨耳光，拳打脚踢，有时被打得鼻青脸肿，有人往脸上而又唾面自干，我却还真有点不寒而慄。当平头剃子，带着满嘴的“国骂”向我下达命令时，我心里真有点哆嗦。我已失去一切自由，连活着的自由在内，我只有低头认罪，如坐针毡似地等在牛棚里。

但是，一直到中午，也没有人来押解我。后来，有的难友悄悄告诉我说，“老佛爷”这里抄了周文生的家——尽管周文生是中央明令要保护的人。“老佛爷”也胆敢违抗——周文生大概事前得到消息，躲到什么地方去了，没有社揪位。“老佛爷”的如意算盘是，揪位以后，大规模批斗，知道我问周文生的关系，才让我陪斗。我真有点后怕，如果当时周文生真社“揪”位，批斗起来，火声雷之猛烈，概可想见了。在当天下午被押解着去未劳动时，我看到地上，墙上写满了“打倒猪配猴”一类的口号，看见“老佛爷”等辈咬牙切齿之状。

浩劫的风暴逐渐平静。我听说，中央某一个领导人向周先生提了意见，周先生在某一个场合做了点自我批评。这可能只是结庐，确否我不敢说。至于我，没有什么人提出意见，我不想在这方面做什么检查。我一生做的事自己满意的不少。我研看老舍在“夫佛爷”一事，是我最满意的事情之一，它证明我还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不是一个真生怕死的胆小鬼。

风暴过后，我问周先生的情况好了。我们从未谈过我上面说的那些事情。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但是，周先生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风范却日益引起我的敬佩，是我一生学习的好榜样。

前两年，周先生曾重病过一次，然而神奇地般地恢复了健康，又忙忙碌碌地从事各种活动了。我现在借用冯友兰先生的两句话来为周培源先生祝愿：“何止于茶，相期以茶！”

1991.10.9